

歷盡滄桑的成績單

史祖恩

——六張成績單一把辛酸淚！

友聲一七二、一七三期合刊『校慶花絮』文中，有兩則關於校史館的報導，其一：『校史館，在校慶前佈置出來了。可惜，展出的盡是些近幾年的東西，過去在大陸上者則無。雖說我們要展望將來，但緬懷過去輝煌的校史，不也可使我們生警惕奮發之心嗎？』其二：『竹銘館二樓校史文物室，參觀者衆，使招待的二位小姐忙得香汗直流。校史文物，林林總總，最值得一提的，乃是史祖恩學長於民國十八、九年時之成績單，距今三十餘年，毫無破損，誠珍品也！』

說起我的這份成績報告單，真是：『提起了此馬來頭大！』不要說三年預科，六張成績單，當年會磨穿鐵硯，得來不易；在這大動亂的三十五個年頭中，跟隨我的行篋，出生入死，轉戰南北，『八千里路雲和月』，不知經歷了幾許滄桑。劫後餘灰，一言難盡！

我在母校預科——最後一屆，三年六個學期，總平均分數是(81.4, 84, 76.83, 76.81, 75.55, 78.36)，有些每況愈下之勢，說來慚愧！操行除二十一年上學期是『乙』，其餘都是『甲』，真所以得了個『乙』，那是因爲九一八之後，參加學生運動，到崑山蘇州

，遲遲不能開學。開學時，京滬路還未恢復通車，從蘇州坐了內河輪開關到了上海。這學期延長到九月始結束。

這時徐恩曾學長正主持中央黨部調查科，設了一個無線電通信訓練班，有相當待遇，也很適合我的志願。於是請了一年長假，保留學籍，好像未及笄的女兒一樣，我便離開了母校，出閩門做童養媳去了。從此天南地北，行踪飄忽，再也沒有機緣重回母校的懷抱了。過去因爲工作性質特殊的關係，很少與老同學交往。祇有二十五年在北平，正遇着同班的許多老同學來畢業參觀，陪他們遊覽了頤和園等處故都名勝，他鄉遇故知，真像養媳婦見了親弟兄們一樣的親切快慰。抗戰勝利後在南京又遇着史家宜學長，不時過從，略知老同學的發展情況，聊慰相思之苦。

自離校後，數十年來，魂牽夢縈，我常常想念着母校的一切情境。最遺憾的當然是我未能重返母校讀完大學的課程。今天同學錄將我的名字列在民廿一年級老大哥們一起，實在令我高攀得有些不好意思，其實廿一年級老大哥們有些我是認識的，但他們並不認識我，倒是民廿五級同學有一半相識。不過要是我能讀畢大學的話，應該是民廿六年級，因爲休學的關係，要比他們遲一年呢。

爲了自慰我失學的缺憾，我特別珍視那張畢業證書和那幾份成績單，隨帶在行篋之中，陪着我走遍了天涯海角。經過抗戰戡亂，一再轉進撤退，好幾次死裏逃生，狼狽不堪，身無長物，惟有這兩件寶貝却始終留在隨身的小皮箱中，不曾失落。那張畢業證書於

去宣傳，到南京去請願，訓育處必有記錄，對我們的印像不太好的關係。

想當年我投考母校預科，是受了洪傳助學長的影響，我們同在蘇州樹德中學求學，但他初二讀完便考取了母校預科。於是我和朱仁堪學長相約於初中畢業後也去一試，幸皆錄取。還記得應考那兩天，和仁堪兄借住在『南樸』教室中的課桌上，因爲沒有帶帳子，蚊子咬得我通宵未眠。第二天在體育館考試時，眼皮撐不開來，祇好用『錐刺股』的方法，拿大頭針在手臂上刺了幾下。幸好英文作文是(Germunica-tion)，國文常識是『月暈而風』，『礎潤而雨』一類，早有準備，迷迷糊糊中也能默寫了出來。榜上的『狀元』是徐永瀛學長，我們是叨陪末位。

雖然短短的三年，而我却那年在輟學的邊緣，因爲家兄僅賴菲薄的束修，要維持我家五六口的生活，還要供給弟妹們讀書，實在太吃力。每月從郵局接到他寄來的十元費用，我常忍不住偷偷地掉下淚來。爲此，我在校三年很少出門，說來慚愧，上海的馬路很多我摸不清楚。在校也難得活動，早晚和方善桂學長等玩玩拳棒而已。最後一學期，因一二八戰事的影響

抗戰期中寄到中央去辦銜叙，一去如黃鶴，弄得下落不明，從此更重視那幾張成績單，故妥爲保存，一直帶到了臺灣。

此次校史館徵求資料，情願割愛，希望它們能天長地久地保存下去。

參觀林相變更三首

曾潤琛

夜宿觀霧

眼前環列盡林巒，寂寞深山一羽翰，
雲氣猶疑生足下，星河直欲指長安，
兩年杉木初蔥翠，四月和風不覺寒，
觀霧莊旁苗正秀，濃陰留待後人看。

阿里山

鑿壁盤空鐵道通，松篁拂面鬱蔥隆，
茂林修竹思江左，天上人間一夢中，
臥地能爲三代木，參天尚有檜千叢，
樹靈閱盡興亡事，落日名山照眼紅。

四重溪

雙流騰擢萬竿森，泉滑風清日暮臨，
池小養魚容易釣，山低野草亦成林，
穿梭粉蝶忙何事，出水紅蓮映素心，
十丈塵喧都洗盡，不須蘭蕙谷中尋。